



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诉求

张云飞 李 娜

摘 要: 针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流弊,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实行基于有机共同体的共同体主义,要求人们要学会关心他人和关爱他物。关心他人,就是要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和穷国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和环境权等绿色权利。关爱他物,就是要奉行基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生态伦理,实现种际生态正义,尊重自然的环境权。为此,应该通过实现有机发展、实行土地共同所有的所有权、加强和繁荣地方共同体的方式,加强共同体主义建设。共同体主义在政治上具有革命色彩,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同时,它也具有怀特海有机哲学的特质,没有将自身与生态中心主义严格区隔开来。因此,必须辩证对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主义。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共同体; 共同体主义; 绿色权利;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X2;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2-0034-09

在绿色思潮谱系中,有机马克思主义^①以倡导共同体主义而彰显出特色。在他们看来,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和支配逻辑严重威胁到有机共同体的命运。“为扭转这一状况,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从个人主义转移到了共同体主义上。共同体主义一直不断地对自由主义制度的弊端做出积极回应,我们预测,随着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它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共同体主义的核心是倡导全球性的或共同的公民价值观,要求人类个体要学会关心他人和关爱他物。

一、极端个人主义的有机批判

自启蒙运动以来,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不公和生态灾难。针对其流弊,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有机哲学的角度呼吁回归有机共同体,走向共同体主义。

“市场中的个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启蒙运动倡导的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走向极端,形成了“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仅就其经济需要和经济活动而被理解的孤立个体。这些个体的目标是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和服务。由于撇开人的全面性规定,“这里所描绘的经济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他人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不会影响经济人,除非他或她通过赠送礼物导致了这种情况。甚至经济人与其他人的外在关系,比如在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也没有影响。此外,只有那

^①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生态文明议题在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即怀特海哲学)基础上由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要素融合而成的一种绿色新思潮,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型的表现和表征,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及其学生大卫·格里芬、菲利普·克莱顿、杰伊·迈克丹尼尔等人。

^②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8.

些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稀缺商品才是有用的。自然的馈赠是不重要的,经济人所属共同体的士气也不重要”^①。可见,尽管经济人是“社会中的个体”,实质上却是“市场中的个体”,是一个由单纯的个体的物质利益规定的人,即经济单面人。因而,由之导致人类生活及其依赖的自然受到破坏,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触及其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入手探究极端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在于,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科学”。

“共同体中的人”呼吁拥有共同发展。为了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将经济人看作是“共同体中的人”。这在于,任何一个个体的实际生成总是在他人以一定方式参与下完成的,这样,个体和他人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内在关系,个体和由其组成的社会便具有有机联系。这种内在关系和有机联系构成了共同体。因此,“‘共同体中的人’的理解方式在实践意义上与个人主义的理解方式有着截然的分别”,“‘共同体的人’的思维方式是考虑我们拥有共同的发展”^②。在共同体中,一个人越是增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就越能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同时,只有社会变成健康的共同体,个体才能成为健康的人。当人们把他们自己认同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在共同体中找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共同体中的人们积极参与改善和提高共同体水平的活动,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他们才会共同拥有所有权,实现共同发展。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共同体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提出了共同体的成员共同拥有所有权的问题,这样,有助于走向“真实的共同体”。

反对对个体和共同体关系的机械论理解。基于有机哲学的考量,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在个人和社会、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上的机械论理解:个人是孤立于他人和他物之外的个体,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其实,人总是在共同体中获得规定性,并在共同体中成长和发展。他们和这个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构造和塑造自身。人们把自己认同为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并在这些关系中找到意义。在笔者看来,在不区分共同体的结构和性质的情况下,一概这样看待个人和社会、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也容易犯“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即把抽象当作具体的错误。例如,当个体“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时,“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③。换言之,有的共同体可能成为压抑个体发展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治理”也无济于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真实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的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助于个体在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前提下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因此,这样的共同体就是人的本质和归属;后者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是完全冒充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必然压抑个体的发展,是与人的本质分离的。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批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批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威尔指出:“‘利己主义的’这个字眼让我们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私心,作为人类种属的特有品质,具有了从生存环境中分裂出来的特点,从而也就从其地球生物中分离出来。结果,生物开始分裂,也就是生态意义上的分解。”^④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同消解了生态中心主义炮制的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将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中心,因此,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如果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造成生态危机的元凶,那么,必然会避重就轻,无助于解决问题。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道实现了生态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在这一点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将自身与生态中心主义隔离开来了。

①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 21世纪生态经济学. 王俊,韩冬筠,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0.

② 小约翰·柯布. 走向共同体经济学. 王俊,译.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5.

④ 乔尔·科维尔. 马克思与生态学. 武烜,刘东峰,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它特别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①。共同体中的人不仅成为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武器,而且成为走向共同体主义的基石。共同体主义的目标就是使欣欣向荣的有机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共同福祉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共同体主义的有机论基础

面对共同体中的人,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必须看到社会和共同体的区别,从社会走向共同体,不断扩展共同体的圈层,大力建设有机共同体,高扬共同体主义。

从生物群集到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体都是一个群集,甚至达到了十分复杂的程度。例如,在蜜蜂中,存在着复杂的分工和群集的结构。“然而所有的这些昆虫群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并不进步。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它们和人类社会迥然不同。人类社会要进步的这一重要事实,无论是由坏变好或是由好变坏,当我们进入现代后,在西方文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②对于人来说,社会中的个体是不可避免的,是每个人时刻都身处其中的既定情景,或难以逃避的命运。一个人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有更广泛群集的统一体,即人类社会。或者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说,并非简单地断定昆虫群集是低级事态,即使它是低级的也是仅就精神层面而言的。实际上,低级事态和高级事态共同属于一个整体,仍然要求整体的协调。恩格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已经指出了自然界的生物群集现象,进而,他揭示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看到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在生物群集基础上的新质涌现。

从人类社会到人类共同体。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区分社会和共同体的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社会可以发展成为共同体。除了具有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社群特征之外,“一个社会能够被称为共同体,就需要:(1)它的成员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成员要负责;(3)这个责任包括要尊重其成员多样化的个性”^③。即只有当人参与社会的生成,社会也参与人的生成,人和社会成为具有内在关系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才能成为共同体。因此,共同体中的人是一个规范性的目标。这一路径包括了第一人称视角,即我们不是在讨论作为旁观者的人,而是作为亲身体验的人。即要把“小我”(个体)放成“大我”(社会和自然),“大我”中要涵容“小我”。在笔者看来,问题是何种“事件”能够使“小我”和“大我”联结成为具有有机联系的内在关系。在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物质交往和物质利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基于共同的物质利益的普遍的物质交往,就不可能存在有机共同体,存在的只是机械的组合。

从人类共同体到生态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都是更大的共同体的成员。人类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的产物,是处于自然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或者,如果人类愿意承认的话,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与福祉和这些共同体或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福祉息息相关。这样,就形成了生态共同体,即人和自然共同构成的共同体。因此,生态共同体意味着“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 he 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没有地球,我们无法幸存”^④。因此,人类共同体应该包容和敬畏自然共同体。对此,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

①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9.

② A. N. 怀特海. 观念的冒险. 周邦宪,译. 贵阳,北京:贵州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95.

③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 21世纪生态经济学. 王俊,韩冬筠,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8.

④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9.

现)。有机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人与自然才联结成为一个系统。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的生物圈的这种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就像新的有机生物学，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的、双向的，而非决定论的、单向的”^①。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共同体通过内在关系的方式揭示出了人与自然的系统性，与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等方面的科学成果是一致的。因此，只有回归到有机共同体，才能确保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未来。为此，必须践行以关心他人和关爱他物为基本要求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

三、关心他人的有机价值诉求

共同体主义要求将他人作为关心的重心。他人不是泛指“我”之外的“其他人”，而是特指穷人、工人和女性等弱势群体和穷国。在对资产阶级正义观和权利观批判的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将权利划分为“蓝色权利”（公民权等）、“红色权利”（工作权等）和“绿色权利”（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和环境权等）三种类型，要求切实保障他人的“绿色权利”。

（一）保障关涉他人的社会权

在绿色权利中，可以将生存权、发展权和教育权视为社会权。在这个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赋权”于弱势群体和穷国，切实保障其社会权。

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富人疯狂压榨和盘剥穷人，形成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尤其是，如果一种体制，一方面产生极少数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一方面使上亿的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那么，这远非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事实上，穷人不是负担和累赘，而是有韧性的和高贵的；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是伟大的创造者。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结构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结构。单纯凭借中产阶级基督徒的博爱和对正义的关怀并不能替代穷人手中的权力。因此，必须关注穷人的物质利益，满足其物质需求，要通过改变分配方式的途径来改善其物质生活。进而，必须变革权力结构，真正“赋权”于他们。这样，才可形成人们共同拥有共同发展的局面。在这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成就和价值表示高度的赞赏。“感谢马克思的影响，对大多数穷人的真正关心，依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考量。”^②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同福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相一致，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

保障穷国的发展权。当下，跨国公司不仅垄断着世界经济，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控制了世界政治，在强化不平等发展的同时，阻碍着全球性的革命变革。因此，“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是在自身所需的供给过程中，将对穷人的伤害降到最低。进一步来讲，不能自足的国家将会逐步陷入到与他国对资产进行控制的冲突中。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战争频发的社会。”^③为此，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在全球增长有限度的情况下，由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有其紧迫性，因此，实现贫穷国家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抑制富裕国家的增长。只有当富裕国家的注意力从“怎样才能增长”转移到“如何最好地适应增长停滞”的问题时，人类才能看到解决发展困境的希望。第二，贫穷国家不必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应立足于地方共同体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实现自主性的发展。古巴是这方面的典范。例如，古巴的农业生产有一半属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另一半属于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一旦出口糖受阻时，家庭农业的单位会迅速转型来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第三，现有的世界贸易体制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质上是由富裕国家操控的，是为富裕国家服务的，因此，必须建立国家共同体的标准，必须扩大共同体。这样才能冲破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性革命。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主张具有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特征。

①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65.

② 冯俊，柯布. 超越西式现代性，走生态文明之路.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1).

③ 约翰·柯布. 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 吴兰丽，译.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保障每个人的教育权。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同国际社会关于“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共识,将落实和保障每个人的教育权视为人类要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们提出以下要求:第一,必须有机地看待人类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由每个人有机联系而构成的系统,而不是将之看成人们相互之间的地狱。第二,必须有机地看待教育的目的,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培养爱心和责任的过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单纯的适应市场竞争的人。如此培养出来的人,绝对不会关注他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失败者。这样的人只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而不可能成为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事实上,“教育的本义是教人社会化,关心他人,而不是关心自己”^①。因此,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转向对人的爱心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上。第三,必须完全地建立一种有机教育体系,其中一部分人可以在高度专业的学科方面进行研究,但大多数人应当在许多领域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人。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怀特海有机哲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教育系统和意识形态领域有取得霸权地位可能性的情况下,这一看法是发人深省的。

总之,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给予了高度关注,使其自身成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近的思潮。

(二) 保障关涉他人的环境权

环境权在绿色权利中居于重要位置。它有两项普遍的主张:一是免受污染的环境自由权,二是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重点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环境权。

保障穷人的环境权。虽然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但是,它首先是由富人的消费方式造成的。但是,穷人将为之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不仅如此,富贵者和当权者享受着豪华的物质财富,并摆弄着高科技玩物。而穷人尽管数量众多,却无足够的能力和相应的文化水平去推翻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此外,富人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给其带来了巨额利润,却使得十亿人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显然,穷人的贫穷和自然的退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穷人将是生态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离开解放穷人,就不可能解放地球。同理,解放地球也离不开解放穷人。这在于,“穷人往往是那些最愿意将其生活建立在保卫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之上的人”^②。穷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与自然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赋权于穷人就是要承认环境权同样是穷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离开保障穷人环境权的环境运动必然是虚伪的,根本不可能持续进行下去。最终,只有共同体的互惠互惠才能使穷人免受污染。

保障工人的环境权。目前,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阶级支配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力量,造成了社会不义和生态不义。例如,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保障资产阶级物质利益和生态权益,但是,这往往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生态权益为代价实现的。此外,工人阶级还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事实表明,“只要阶级不平等的情况存在,那些拥有金钱、空闲、并在政治行为方面有足够的经验与势力的人,必定会更多地控制政府组织。伦理学上的原理告诉我们,反抗性的力量必定会起而抗争,以阻止这种不公正的趋向”^③。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切实保障工人的环境权。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独立的个人,资本家有好有坏。有些资本家甚至还会设立环保公益基金。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资本家却想使破碎的且具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延续下去。因此,尽管工人阶级为改善其生存环境不断呐喊,但是,几乎完全被资产阶级政权忽略了。为此,必须变革权利结构,关键是要建立工人所有制,实行工人民主管理。有机马克思主义表示:“我们坚信,为了工人和整个国家共同体,工人所有权与参与决策两者的结合应该成为未来商业的基本形式。”^④总之,必须将切实关注和保障工人的环境权作为争取环境权运动的重点。

① 小约翰·B. 科布,杨志华,王治河.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 求是学刊,2016,(1).

② 小约翰·B. 科布. 马克思与怀特海. 曲跃厚,译. 求是学刊,2004,(6).

③ 查尔斯·伯奇,约翰·柯布. 生命的解放. 邹诗鹏,麻晓晴,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66.

④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 21世纪生态经济学. 王俊,韩冬筠,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317.

保障女性的环境权。从有机思维出发,有机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女性的内在价值。在他们看来,“两性如若公平,稳定自会实现。这不但是因为对女性的公平会对过激的人口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因为女性能帮助形成对非人类世界的新的态度”^①。具体来说,第一,保障女性环境权有助于改变人类的生育模式。随着地球支撑人口无限增长的不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计划生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人口增长模式的改变是通过改变女性的角色完成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保障女性环境权有助于形成和强化人类保护地球的意识。女性更为接近自然,同生命的原始动力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接触。女性对自然的这种体验就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感觉。尤其是,必须确认可持续女性角色在实现公平中的重大作用。为此,必须让女性同男性一样进入公共生活,保证两性以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完成必要的有成效的工作。在笔者看来,父权制是私有制的表现和表征,不消灭私有制,根本难以实现两性公平,更遑论女性环境权利和性别生态正义。

可见,在环境权的主体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将穷人、工人和女性等弱势群体作为关注的重点,具有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主义特征。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关心他人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指出:“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②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将自身与生态中心主义区隔开来了,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四、关爱他物的有机价值诉求

从有机共同体出发,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主义要求将关爱“他物”作为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要求。这里的他物不是泛指主体之外的客体,也不是指主体间性中的一切主体,而是特指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的自然。

确立关爱他物的生态伦理。自然不是单纯的惰性的物质实体,而是复杂的流变的事件集合。自然不是单纯的人的改造的对象物,而是生成人的生命的参与者。在自然这个复杂的系统事件中,“自然中任何东西都只能是自然的成分。为区分而呈现的整体,在感觉一意识中对被区分的部分来说被断定为必要的。孤立的事件不是事件,因为每个事件都是更大整体的因素,是表示整体的。不可能有离开空间的时间,不可能有离开时间的空间,不可能有离开自然事件流变的空间和时间。当我们认为一个存在物是纯粹的‘它’时,思想中存在物的孤立与自然相应的孤立中没有对应物。这样的孤立只是理智认识过程的一部分”^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他物”是作为“我”的原初目的、出发点而存在的。于是,“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了彻底的生态主义,其认为,每一个体的福祉也依赖于它与自然环境的健康联系,而且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与更大的‘共同体’紧密相连,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下的小团体”^④。关爱他物,就是要求人类要认同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由于自然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关爱他物不仅构成了共同体主义本体论的基调,而且成为共同体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生态系统,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人具有爱护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关涉自然他物的生态正义。人与其他生物共处地球系统中,是地球共同体的成员。基于承认和尊

① 查尔斯·伯奇,约翰·柯布. 生命的解放. 邹诗鹏,麻晓晴,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312.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2.

③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 自然的观念. 张桂权,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34.

④ 小约翰·柯布. 走向共同体经济学. 王俊,译.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①的立场,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实现“种际正义”的诉求。事实上,人与其他生物在进化链条和食物链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因此,“种际正义”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内在价值,但是,其理解与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有所不同。第一,自然的内在价值主要突出的是其审美价值。在深层生态学那里,凡是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即内在价值是一个实体范畴。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每一事件都有其内在价值。即,内在价值是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来衡量的。换言之,内在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一种审美价值。第二,自然的内在价值要通过人的衡量才能实现。不仅自然界存在着内在价值,而且人类有其特殊价值。“在世界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世界上也还会有价值。的确,许多事物都会消失。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②即,只有呈现在人类的经验和活动中,内在价值才能实现。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承认内在价值,主要目的是要追寻自然、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之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是在人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一个基于实践的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

关注和保障自然的环境权。由于自然参与了人的生成,人参与了自然的生成,因此,人和自然都是主体,处于“互在”和“共在”关系当中,于是,不仅人有权利,而且自然也有权利;不仅人有环境权,而且自然也有环境权。基于这样的考虑,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剥削,要求捍卫自然的权利。在柯布的“地球主义”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验的内在价值出发来看待权利问题,认为经验的内在价值赋予权利。“所有活的存在都有内在价值的观念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对其他家养的和野生的受造物(如动物)负有道德义务。它同时意味着,各种经济体制和政策应该将其目的确定为在生态学的语境中促进人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其自身的原因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人类共同体在与生命体的其他形式和自然系统之富有成效的合作时,以及当他们在某种范围内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为其他活的存在体的生息保留空间时,实现了其繁荣。这并不表明任何一种活的存在(甚至包括人类)具有生命的绝对权利,但它确实表明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和关心就是健康的人类共同体的特点。”^③自然的权利是指自然拥有使其生命得到尊重、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得到保护的权力。当然,这样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唯一绝对的是尊重生命本身。同样,自然的环境权就是指自然有免受人类污染和破坏的权利。对此,笔者的疑问是,如果自然存在着环境权的话,那么,它与人的环境权是什么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

在总体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怀特海的内在关系思想出发,提出了关爱自然的生态伦理要求,而不是从社会实践出发看待生态伦理,具有明显的有机哲学的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的色彩。如果将之推向绝对,存在着复活万物有灵论和物活论的危险。在自然和生态问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福斯特倡导的“生态唯物主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内在价值的看法,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威尔的观点较为接近。科威尔指出:“自然是非卖品,更不用被制作成商品,其自然的‘本性’,它的内在,无论从直接感官还是永久性上面,都凌驾于我们的视野和理解之上。它是我们用‘奇迹’、‘敬畏’等词汇所描述的世界,或者仅意味着静静地欣赏白日,没有任何企图——当然,也没有从中谋利的欲望。内在价值往往更倾向于事物的精神层面,就好比什么是更加有趣好玩的,好比我们称呼为对本质有着‘高度认同’的心境体现。”^④在他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内在价值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科威尔提

①在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看来,内在价值是指:“人类的福利和繁荣以及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同义词: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有用性。”(NAESS A.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Philosophical Inquiry, 1996, 8(1)-8(2).)

②小约翰·B. 科布. 马克思与怀特海. 曲跃厚,译. 求是学刊, 2004, (6).

③杰伊·麦克丹尼尔. 生态学和文化:一种过程的研究方法. 曲跃厚,译. 求是学刊, 2004, (4).

④乔尔·科威尔. 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 杨燕飞,冯春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75.

出要回归到“自然辩证法”上来看待内在价值。由此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内在关系、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回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上去,这样,或许可以明确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而不是将生态文明建立在其他类型哲学的基础之上。

五、共同体主义的有机论建构

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共同体,把人类和地球拖到灾难边缘,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人类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共同体主义的建设。

转向有机发展。为了达到为个体和资本服务的目的,资本主义将市场经济作为工具和手段,结果导致了“市场崇拜”,严重削弱了共同体主义。这种发展充其量只是“机械发展”,实质上是“破坏性发展”。因此,必须转向有机发展,即大力发展共同体经济。这就是要明确:经济发展必须为共同体服务,而且共同体的价值应该决定那些被视为发展的东西;市场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也不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合适手段。在此前提下,可以让市场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样,发展共同体经济学是实现有机发展的题中之义。“如果把家庭的范围扩大,将更大的共同体如土地共同体、共享价值的共同体、资源共同体、生物群落共同体、组织机构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和历史共同体包括进来,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共同体经济学’的很好定义。”^①共同体经济学的目标是既要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又要为大家提供足够的商品和服务。

实行土地共同所有的所有权。资源产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是环境权的基础和核心。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史前社会,没有土地所有权概念,土地属于所有人类,也属于所有与人类共享这片土地的动物。后来,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尽管私有化会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也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和贫穷。当下,金融资本之所以引发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就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土地所有权这一媒介实现的。对于生态文明来说,仅仅有私人所有制远远不够。这在于,还存在着许多诸如水资源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这样无法由个人解决的共同性问题,需要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建立集体性制度。可见,“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既不是纯粹的私人利益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构成了个人与社会幸福安康的基础。我们称之为绿色权利是为了引起对这第三类权利的关注”^②。因此,最佳选择是要兼顾国家、地方、私人三者的利益。即使实行私有制,也必须对私人持有的土地征税,这样,可以实现土地所有权的普遍化和普及化。

加强和繁荣地方共同体。由于全球化进程与私有化进程相伴而生,跨国公司在全球自由地驰骋和肆无忌惮地横行,因此,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不仅不是共同体的新形式,反倒是对共同体的根本性颠覆。尤其是在过去典型的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业和交通系统中,也出现了私有公司之间的竞争取代政府干预的情形。因此,必须将发展地方共同体作为实现共同体主义的重要议题。在不闭关锁国的前提下,各国尤其是穷国应该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大力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和繁荣地方共同体。只有鼓励居民的积极参与,让人民自己掌握经济的命脉,自我决定所在共同体的繁荣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其创造力,使之拥有真实的幸福感。在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中,相对自足的地方共同体存活下去的几率更大,更能有效应对风险和危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共同体(世界共同体)。今天,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只能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共同体之间的互惠互利,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加强共同体主义建设的主张有助于扭转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面。但是,他们又表示:“共同体经济学的目标不是实现完全平等,而是有限的的不平等。完全的平等是集体主义者对共同体真实存在的差距的否认。无限的不平等则是个人主义者对共同体中存在的相互依赖和真正的团结的

^①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42.

^②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6.

否认。有限不平等的原则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条件并不是现代的观点。”^①显然,共同体主义只不过是要求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而已。在所有制问题上,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私有制,但是,他们主张实行公私混合的所有制。在当下,这或许是理想的选择。但是,公有制才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此外,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单纯强调地方共同体的发展容易倒退回小国寡民的时代。关键是,能否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转变成成为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要建设和呵护的共同体是充满创造力的、富有同情心的、公正的、参与性的、承担生态责任的、令人心灵愉悦的、兼顾所有人的共同体。这就是有机共同体的建设之道,即共同体主义的建设之道。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彰显的是一种关心他人和关爱他物的全球性的共同的公民价值观和责任感,体现了其悲天悯人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情怀。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共同体主义的感召下,人类才能打造好和呵护好有机共同体。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用共同体主义取代了极端个人主义,实现了价值观上的革命。由于它在政治上具有革命色彩,因此,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思想资源。同时,它具有浓厚的有机哲学的色彩,没有将自己与生态中心主义严格区隔开来,类似于深层生态学等“激进生态学”(Radical Ecology)。因此,我们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必须坚持辩证分析的立场。

Value Appeal of Organic Marxist Communitarianism

ZHANG Yunfei & LI 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abuse of extreme individualism, Organic Marxism calls for communitarianism based on an organic community, and requires people to learn to care for others (including other people and other nature things). Caring for other people mean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Green Rights —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poor countries, such as the Rights of Subsistenc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Caring for other nature things is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Ethics based on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e, and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Justice of Inter-species and respect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Nature. To this e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a set of approaches, such as achievement of Organic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strengthening and prosperity of the Local Community, etc. Communitarianism may become valuable thought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the speciality of Whitehead's organic philosophy and doesn't separated itself from eco-centralism. Therefore, we must dialectically deal with Organic Marxist Communitarianism.

Key words: Organic Marxism; organic community; communitarianism; green righ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收稿日期: 2017-01-03

● 作者地址: 张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Email: zhangyf@ruc.edu.cn
李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10007)

● 责任编辑: 何坤翁